



桐城吳先生集

28



廣陵書社

桐城吳先生集

28



廣陵書社

第二十八册

桐城吳先生點勘諸子

韓非子

二十卷

宣統二年

衍星社

.....

桐城吳先生點勘諸子

韓
非
子

二十卷
宣統二年
衍星社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校改亦當死。

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

此字校補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或謂秦強互倒非也。強讀上聲。臣竊笑之。世有三

亡而天下得之。天下謂連從諸國舊注連從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

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句校補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

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也。斷決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一無上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

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一云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鐵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一云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甚改校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改校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

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伏一云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校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此即定法所謂城其陶邑之封者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

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補校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改校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改校代四十六縣。上黨十七。改校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改校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必補校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盡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編說文。次簡也。史記韋編三絕。漢書注。編所以聯次簡也。楚辭編愁。若以為膺編。隨相連也。謂從也。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

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城而卻。補校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退。一云并於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或謂反運當作及。非也。又不能反。句絕言與戰不尅。運罷而去。天下又不能復戰。運罷即左傳交綏之義。國策作又交罷。卻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谿。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校而出。反補校知伯之

千迴百折趨歸在此筆力
矯健悍銳可扛龍文百斛
鼎矣

取韓地者謂取道于韓

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
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補校此與
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改句校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
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
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
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一云以為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薦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
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
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補校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弱
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
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

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懃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以敵與為敵也。萬乘，謂齊趙合也。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以與通文選。注引以作與。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正使。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改校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

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正校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閒改校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正秘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核，然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嶮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男閻生謹案存韓也之也衍字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

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一云蒙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一云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奈衍字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正校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

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校補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

男闔生謹案且夫句有脫字

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

敗軍字句絕掖之寇謂引誘之

使來冠也

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

校補

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

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難言愛臣皆說韓王之書其篇名非其自定但以篇首目之其文自稱臣非臣聞必說人主之言也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

實敦祇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掘

掘拙通史記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

而不倫

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譁而不讓闕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

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補校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孫子臙。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宏分脰。尹子筭於棘。司馬子期